

# 读者文摘

1990 1—12

总 102—113 期

《读者文摘》编辑部

甘肃人民出版社

---

#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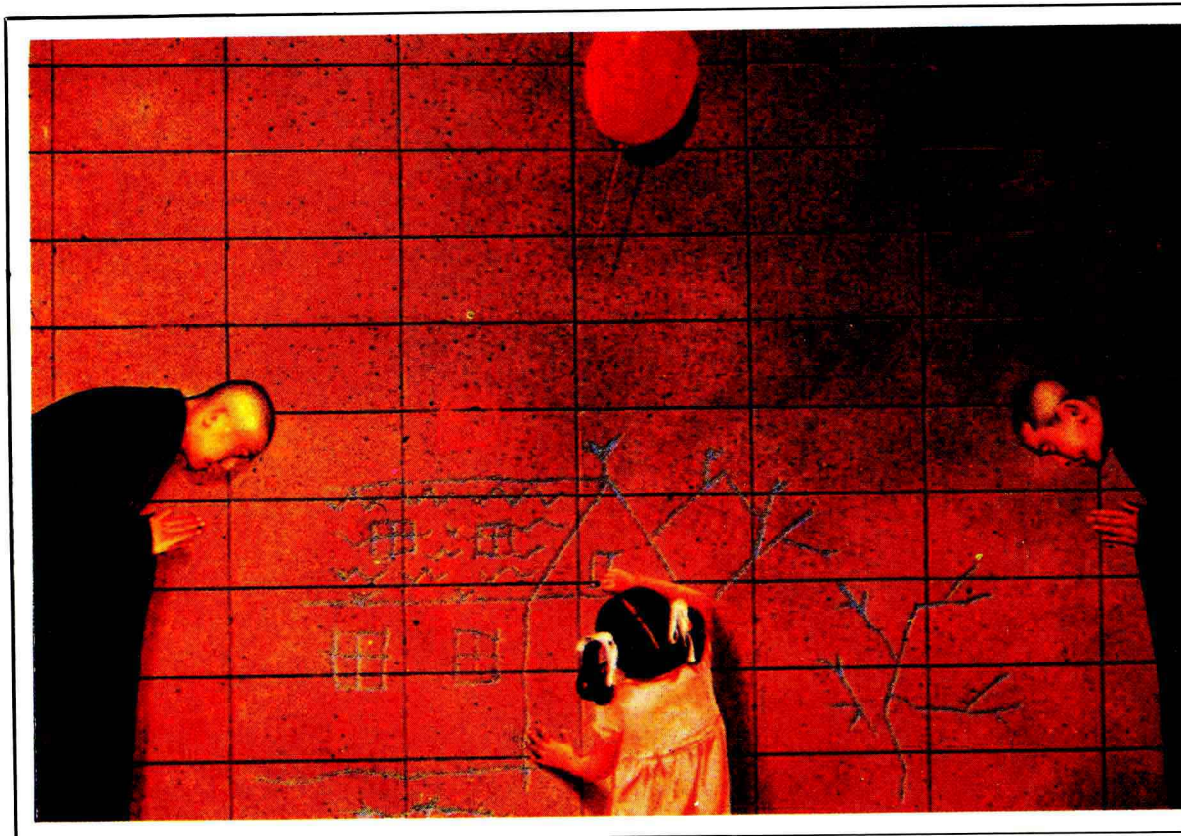
## 《读者文摘》封面封底摄影美术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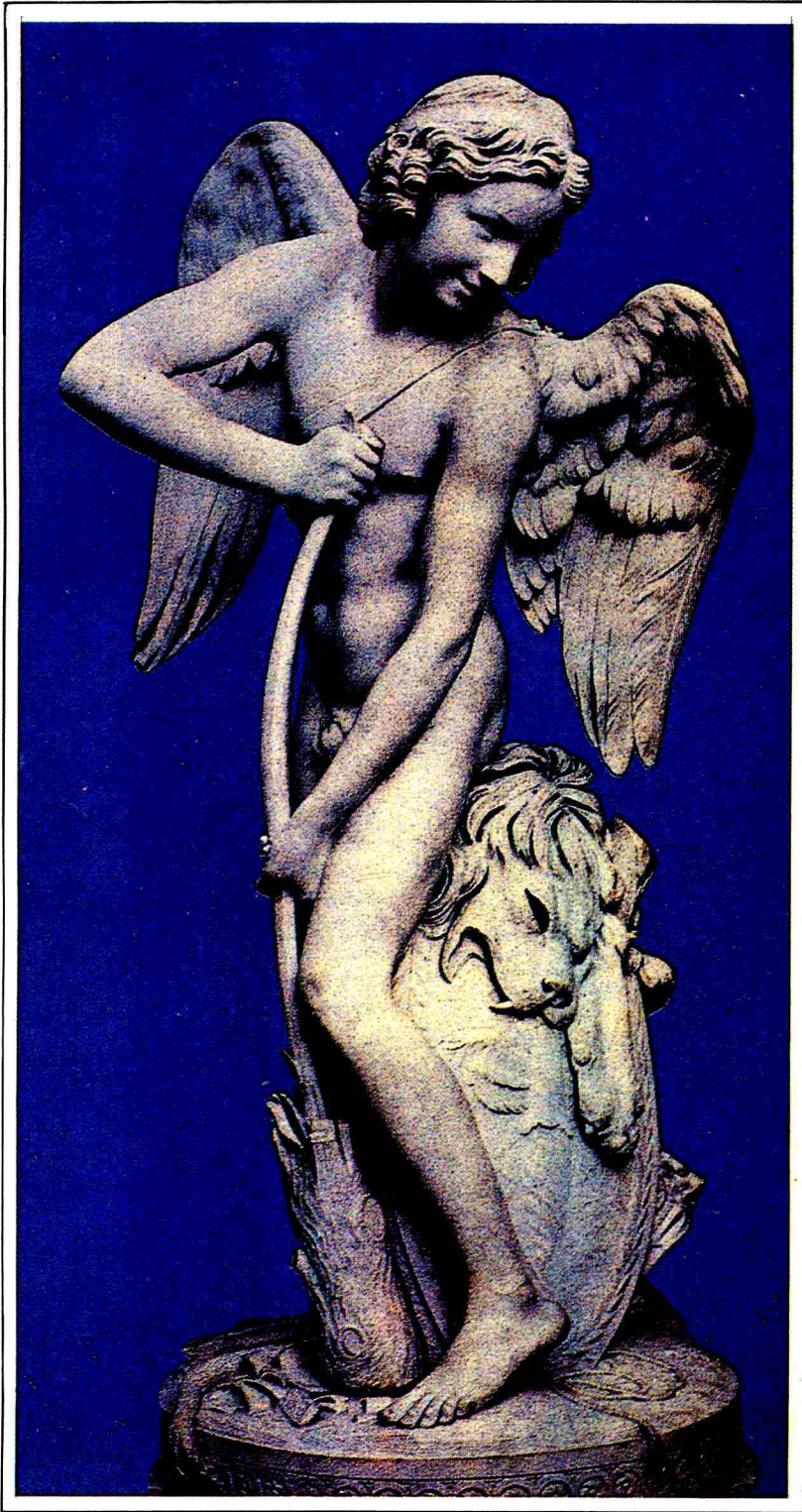
Works of Photograph and Art



月 夜

上：少女・梦  
下：为和平祈祷  
〔日〕中島マワイカ





天使 (大理石雕)

埃德姆布夏冬

少妇 (古典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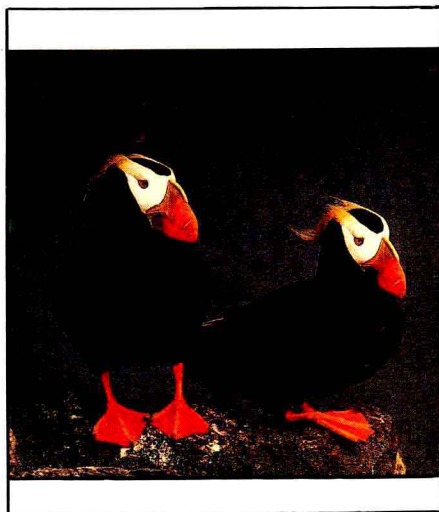
取水  
(油画)

程丛林



心愿





1	2
3	4

1. 世界、你究竟是什么
2. 依 恋
3. 一帆风顺
4. 余 晖



## 七代同堂的一家

左起: 黛博拉·博琳, 33岁;  
罗莉·博琳, 15岁;  
克利斯朵夫·博琳, 满月;  
安娜·温兰特, 70岁;  
奥古斯塔·派格尔, 109岁;  
贝蒂·沃特, 52岁;  
艾拉·萨宾, 89岁。



# 卷首语



## 信任

今年,是杂志面世的第10个年头。想到新的一期又要跟众多读者见面,涌上心头的首先是“信任”二字。10年,100多期,并不是期期都尽人意;5000多篇文章,虽然一一经过编辑之手精选而出,却不敢说究竟有多少佳作精品。令人欣慰而又不安的是,周围一直呼拥着几百万读者,纵时光荏苒,潮起潮落,始终不肯离去。某期文平淡,读毕则默然放于一旁静候下一期;每每出现纰漏,也不挑剔,只一笑置之,毫不减阅读兴致。难为了这样好的读者,理解做编辑的苦衷,体谅编辑们有限的学识和水平。更有热心之人,致函编辑部提出意见,尖锐的言辞后面是一颗厚爱之心。我们感受到了读者的信赖之情。他们相信编者同读者的心相通,相信杂志不会辜负读者的期望。他们相信一切会变得越来越好。信任中透着一种会心,含着一种默契。

信任换取信任。书,总是有人去读。美好的东西,总是有人欣赏。震颤心灵的音律,总会引起共鸣。在天才的读者面前,编者别无选择。还是那句老话:不问收获,默默耕耘。我们希望通过尽心尽力的工作,把杂志办得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双双期待而信任的眼睛。

· 文苑 ·	一个小女孩的礼物	2	科坛十烈	23
	诗三首	4	漫谈译名	31
	平淡的日子	5	世界黄金价格的定法	41
	人生咏叹调	10	· 生活之友 · 你会给别人“下台阶”吗?	22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17	相逢何必曾相识	26
	赠品	27	· 社会之窗 · 我在人民大会堂司厨	18
	我的爱情与红焖牛肉	47	· 两代之间 · 那天,我见到了妈妈	28
	微型纪实小说	34	写给爸爸	29
· 人物 ·	“吾貌虽瘦,必肥天下”	6	· 风情录 · 食葬部族	32
	一个心理变态的科学家	40	· 趣闻轶事 · 千奇百怪的恐惧症	31
	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	20	吻的趣闻	31
	半痴子书斋闲话	44	老舍侠义交友	38
· 青年一代 ·	忏悔的17岁	11	婚礼习俗	43
· 幽默小品 ·	“教师情书”选	30	名人与烟	46
	谅解童心	39	· 婚姻家庭 · 再爱一次	36
	一岁必纠	39	· 点滴 · 意林(4)外国政治家的眼泪(13)	
	没打错	39	周总理逝世联合国降半旗(10)	
	国外短文短语	41	餐桌上的机智(21)情书集趣(30)	
· 在国外 ·	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口舌之争	12	漫画与幽默(24,25)血的呼唤(29)	
	外国政府首脑的收入	13	友谊与爱情(38)妇女的形象(39)	
	惊险有趣的孤岛生活	42	六百字的诺贝尔获奖论文(41)	
	她对烟草业的挑战	46	“足球寡妇”总罢工(45)愿望(3)	
· 人世间 ·	二哥成婚	14	语丝(13)篮球引起的风波(45)	
· 心理人生 ·	真正的快乐	16	似“新”实“旧”(15)请求原谅(35)	
· 知识窗 ·	吃的学问	21	· 编读往来 · 永远的约会(48)告读者(48)	
			· 封面 · 人像摄影	

编辑:《读者文摘》编辑部  
兰州第一新村81号(730030)  
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排版:甘肃省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兰州市邮局

主编:周顿  
副主编:郑元绪 彭长城  
ISSN 1000-0453  
发稿编辑:李一郎  
孙永旭  
美术编辑:高海军

# 一个 小女孩的 礼物

● 伊丽莎白·斯塔·希尔



夜间，雪静悄悄地绵绵而降。

我们一家人——丈夫拉斯，女儿，儿子和我，站在窗口又惊又喜地朝外望去，多美的景色啊！现在，我们的城镇似乎已披上了圣诞节的盛装。房子围着白绒般的头巾。前天还是光秃枯黄的树木，现在却已换上了闪闪发光的冰上衣。甚至连电线杆也戴上了一顶

斑白的帽子。在呼啸的风声中，人们能听到圣诞节的歌声。

试想一下，正好还有一个星期的此时此刻，我们将走在去教堂做圣诞礼拜的路上。这就是我们13岁的儿子布莱德喜欢的家庭传统节日之一。我们踏着清晨的寒霜，向教堂走去。一路上，遇见邻居和朋友们。

“噢，”我丈夫说，“我们的早

餐还可以吃到香肠、蛋糕和小蜜桔呢。”

“我们必须给鸟喂些食物。”安德烈娅温和地说，“雪总是使它们感到难受。”

安德烈娅今年15岁，算不了大人，可也不再是个小女孩了。有时这个姑娘既美丽又年轻，有时却是一个笨拙的小女孩。有时她既温和又懂事，有时却像天气那样变幻莫测，像冰雹那样任性：丢书，丢鞋子，甚至随心所欲地抛弃男朋友。

“是的，我们必须给鸟儿喂些食物了。”我说。在准备早餐时，我脑子里盘算着所有准备过圣诞节不得不做的事。早餐做好时，我抬头看到安德烈娅还站在窗边。

“你怎么啦？”我问道。

她惊跳了一下，好像是我把她从梦中叫醒似的。“我刚才在想，我在学校里的圣诞音乐会上要穿什么衣服，我决定不了到底穿红羊毛衣，还是绿羊毛衣。”

“两件都不错。”我告诉她。

安德烈娅在学校里的乐队中是吹长笛的。乐队总是在圣诞节前举行节日音乐会。我第一个吃好早餐，因为今天我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有许多礼物要包扎在圣诞节用的闪光纸里，并用丝带扎好。随后我赶快去邮局把它们寄走。

我早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包扎礼物上。

我终于把准备邮寄的最后一个礼物包扎好了。在我跑上楼去

拿我的上衣经过安德烈娅的房间时,我惊讶地停了下来。她的房间简直是一团糟,甚至连床也没有铺好。在她的衣橱里是一些没包扎好的礼物,这些礼物远不如我所知道的她计划中要送的礼物多。

“她在哪儿?难道她真的不知道圣诞节前有许多事要做吗?”几分钟后,她上楼来了。

“我……我在隔壁玛格丽特家练长笛。”她环顾了一下房间说,“天啊,这地方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是吗?”

“确是要整理一下。”我说,“我似乎觉得你还需要再多买一些礼物。”

我只是笑了笑。“你怕我不送你礼物吗,妈妈?”她开着玩笑说,“请放心吧,我决不会忘记你的,我日日夜夜在计划着,我的心充满着圣诞节的节日气氛。”

随着圣诞节的日子越来越接近,我感到越来越疲劳,越来越忙碌,似乎觉得简直无法在圣诞节前把所有要做的事及时做好。

然而,安德烈娅并不分担我的忧虑。我想责任感对她来说等于零,这是毫不奇怪的。在圣诞节前最后几天的一个早晨,我烘好圣诞甜饼和蛋糕。事情并不像我计划好的那么顺利,而且离我计划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中午,有客人过来吃午饭,我东奔西跑地把厨房整理好,打开洗碟机想把脏盘子和盆子放进去洗,可里面早已放满了——安德烈娅放进去的早餐盘子还没开过机器洗呢!

这下可使我忍无可忍了,我眼里噙着泪水,因为突然间,所有这些事似乎使我感到受不了:一大堆脏盘子,东奔西跑的忙碌,安德烈娅一点也不帮我做家务……。圣诞节就是使人忙得不可开交,过节这么忙似乎不值得。我怒火冲冲地受委屈地把脏盘子搁在一边,开始为我的客人准备午饭。从客人离开我家,到

我把安德烈娅从学校接出再送她去上长笛课前的这段时间,只够我洗几个盘子。

我到达学校时还怒气未消。安德烈娅朝我跑来,高兴地告诉我一些事。但当她看见我的脸色时,就把话咽了下去。

“你怎么啦?”她问道。

“你总是把该做的事忘了,”我说,“你总是不做好你家里本份的工作,甚至连你自己的房间也不收拾好。你似乎从来也不考虑你会给别人带来多少麻烦。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总是那么心不在焉。”我把气话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当车子快要到上长笛课的地方时,我的话才讲完。安德烈娅一直静悄悄地坐着。当车子停下时,她跳下车子一句话也不说,这可使我意想不到地感到悲伤,难受。难道圣诞节就像这样的过吗?这哪里还有圣诞节的气氛呢?

开圣诞节音乐会的那个晚上,我们匆忙吃好晚饭,驾车到了这所中学。拉斯、布莱德和我坐在大礼堂里,安德烈娅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坐在前面。她穿着绿上衣,看上去非常漂亮。台上合唱队的孩子们男女排成两排。拉斯朝我微笑了一下,又朝台上点了点头。

“瞧,约翰尼·伊文斯长得多高啊,小苏西也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了。”

“是啊,”我说,“我看到那个卡罗尔·安娜·米勒已剪了头发。”我们坐在那里,打量着我们邻居或朋友的孩子们,看到他们都长大了,我们感到很高兴。

当音乐会开始时,我的心情也开始轻松起来。音乐似乎舒畅了我紧张的神经,年轻人合唱着新的和老的圣诞节的歌曲,而美妙的音乐使我产生了一种温暖和满足的心情。

随着音乐教师报了最后一个节目,歌名是《这就是一个人向

往的乐趣》。接着他补充说:“这最后的节目是独奏,因为演奏者要使她家里的人惊讶一下,所以她的名字没有被列入节目单上。下面由安德烈娅·希儿表演长笛独奏。”

我由于惊奇而喘着气。当安德烈娅上去站在台上时,我眼里激动的泪花使我看清她了。正当她要举起长笛放到嘴边时,她的目光直射她的父亲,弟弟和我,并愉快地向我们欢笑着。我也向她回笑了一下。布莱德、拉斯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对台上这个容光焕发的女孩的亲密感情,似乎使我们4个人一起脱离了世俗、飘飘欲仙。

是不是因为是我们的孩子吹的长笛使音乐听上去格外优美?我并不这么想。我们听到的所有年轻人清新的歌声都很动听,所有容光焕发的脸都充满了希望。

可是,演奏中最美妙的部分是使我内心充满惊异感觉的那部分,因为我记得她在玛格丽特家做练习演奏时,我从来也未听到那种美妙的音乐。

只要她做了登台表演这桩大事,那么她在学校所花去的额外的时间,她所忘了做一些家庭琐事,她所没有完成的日常小事等等,我都不在乎了。安德烈娅已懂得了这个我还不能明白的真理:爱比需要做一些小事情更有意义。不但现在,而且永远地她已经把她的爱以及圣诞节的意义和音乐献给了我,那就是安德烈娅的礼物。

(翟红波摘,陈延图)

## 愿 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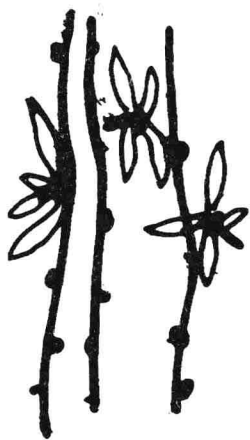
● 朱 红

禾苗说:给我雨露。

花蕾说:给我芳馨。

羞赧的爱情说:让我燃烧。

受伤的心说:让我平复。



## · 诗 三 首 ·

人与人之间甜美的和弦；  
常相思、常相忆、常相知，  
伴心海的春潮律动、回旋……

尽管人生风雨如盘，  
尽管人生要承受艰难磨难；  
生命之旅不能没有色彩，  
花开岁月追求的应是奉献。

奉献需要友情相扶相伴，  
色彩靠友情方能织成花环；  
甜美的友情属于甜美的人生，  
似彩虹系在你我他之间！

(摘自《时代青年》)

### 遥远的友情

● 高天星

思念迢迢，山高水远，  
友情，遥望在风景线。  
人人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  
友情是四季高扬的风帆。

一曲炽热的友情交响乐，

### 星星与晨雾

● 晓 雪

星星挂在天上，  
又高又远，  
它才那么闪光。

晨雾飘在湖上，

朦朦胧胧，  
它才令人神往。

你远在海角天涯，  
总是见不到，  
才信加令人怀想。

也许，幸福就在于：  
不断的追求与等待，  
不停的向往与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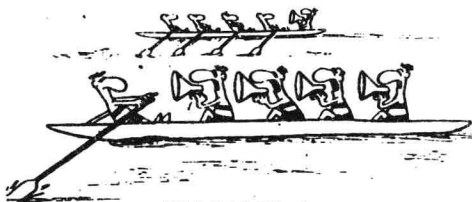
(王立芳摘)

冬

● 古 凤

我宁愿为你付出全部心血  
纵然你的冷笑是令人难耐的凛冽  
我每次面对不变的冷漠  
任凭漫天风雪也难将爱火熄灭  
我虔诚的等待定会终生不懈  
坚信热情能把冰冻的心融解  
我忍受无尽的严寒  
只为了你那份白色的纯洁

## · 意 林 ·



### 蟋蟀的歌声

蟋蟀整个夏天只知道唱歌。蚂蚁则早晚工作；到了冬天，它们的食房已储满食物。北风刮起来了，树叶纷纷落下，大地铺满白雪。蟋蟀去找蚂蚁求食求住。“走开，你这个懒虫，”蚂蚁说，“现在看你还唱不唱歌。”蟋蟀黯然离去，冻饿而死。

寓言作者从这里经过，看到了蟋蟀尸体，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写作题材。上帝来了，把小尸体带往天庭。“一首好听的歌胜过成千上万的丰满食房。”直到今天，听觉灵敏的人仍说，有时你能听到蟋蟀的歌声夹杂在天使的笑声中。

### 是 吗

“是吗？”这词组有种奇妙的功能，能使对话产生节奏感，避免平板枯燥。它又是很好的转变话题缓冲器。有时谈话变得无趣，甚至出现了矛盾，突然来了一句“是吗？”就可以极自然地转入另一题目，一点都不显得生硬，就像机器的润滑剂似的。

“是吗？”迷离惆怅，不即不离。它没有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对提出抗议的人来说，既表现了一种惊异，又带有一下同情；是惋惜，又是指责，但都是轻轻的，不着什么痕迹。总之，无论客观上需要哪一种反应，都可由对方按照需要自我补充完成，不劳更多的解释、说明。

“是吗？”还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毫无粘滞，不落言诠。完全不必担心会因此而负任何责任。它只表示“知道了”，并没有说明同意或反对。

“是吗？”妙用无穷。和它相比，“今天天气哈哈”又算得什么呢？

——黄 裳

与你相识，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不记得天是什么样，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有温柔的风从我面前掠过，只记得你的双眸深深不可测不可探不可以久驻。你说我是个天分极高的女孩却在追求一种平淡，便有一丝悲凄掠上心头。双眼泪湿又有一份无奈的忧郁在心的最深处缠绵。跟着你的牵引走出户外静静地站立在两棵法国梧桐中间寻找那片血色的残阳，然而天街飘洒细细碎雨，雨帘遮住你炯炯的目光。你的吸引强烈地迷惑着我丢却往昔的孤独和忧郁，千方百计想和你并肩站在一起，如这两棵傲岸的梧桐任风吹雨打。雨水打湿了你也打湿了我却在心底升腾出一片光明灿烂。当我跑回小屋取出雨伞再次立在两棵梧桐中间，远处，只有你的身影在雨幕中闪烁踽踽独行直到飞雨被那片如血的残阳灼尽。

那是一个平淡的日子，只因有了你，那日子就不再平淡。

## 二

也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再也不是那个多雨的季节却是个无雪的冬天。你从远处走来用大衣裹住了我，我第一次闻到了男人的气息。你说你曾无数次在我的窗下徘徊，我才明白男人也有迷惑的时候。自从那个梧桐更兼细雨的黄昏你留下独自的我，我的日子就己不再平淡，当我寻到那个独立的不再沉沦的我转眼间已来到这个不会遗忘的日子。本该是满心的感激却明白早已是无尽的爱。茫茫人海冥冥宇宙觅到相互奉献着彼此圣洁灿烂的辉煌，年轻的生命便平添了一份夺

# 平淡的日子

程冀眉



目的光芒。握紧的双手感应着你我的心在最深处企盼着一种永恒。那个永恒也许并非完美也许很平淡无奇，但是只要你真诚地挚爱着我的忠诚，那么这种平淡对于我就是幸福的极至，只因世界原本平淡，而那些美丽而又绚烂的日子只能在你和我共同的创造中诞生。

那是个很美很美的夜晚，世界上不会有人为那个平淡的日子记住些什么，只因有了你和我的爱情，那个日子就不再平淡。

## 三

今天又是个平淡的日子。

我坐在桌前写下这些平淡的话来纪念你我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那个美好的夜晚在你我19岁的年纪时就己铭心刻骨，当我们26岁时己共同度过了无数个今天这样的平淡的日子，而这一个

个平淡的日子串连起的我们年轻时的历史，你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

今天这个平淡的日子同无数个过去的和未来的平淡的日子一样只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辉煌可以黯淡但不可以磨灭。它只属于你和我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真诚地生活是最美好的兑现，当世界的尽头来到你我的面前，我仍希望听到你说：昨天已经古老，但它永远存在。

今天仍是一个平淡的日子，但因为我和你真诚地生活着，这日子就不再平淡。

## 四

将来会有一个平淡的日子。

也许有风风会轻轻地吹，也许有雨雨会很温柔，如很久以前的那个黄昏，一对满头白发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向一个开满鲜花的山岗，远处满目的青山笼罩在黄昏的暮色中，走过这片青山会有一块美丽的墓地——那就是你和我的世界之尽头。

我们不是不死鸟，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辉煌。当我们在我们这个山岗上回望，绵延而去的是我们往昔的时光，或美丽，或忧伤，或者同世上所有平凡的人一样极其平淡，但那毕竟是归属我们两个人的，是我们极为珍贵的财富。每个平淡的日子，都是我们爱的故事。昨夜之星辰依然灿烂在你我的暮年中，夕阳映照着 we 苍苍的白发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闪耀出我们美好的一生，直到带血的夕阳放射出最后的光芒安然地落去。

无论是我无论是你谁先离去，留下的一个会用心来陪伴把一束鲜红的玫瑰放在那个墓前。

那，将仍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张素华摘自《中国青年》

1989年第9期)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诚。

## “吾貌虽瘦， 必肥天下”

——周总理逝世经过

● 权 野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卫生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现在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

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当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

“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

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试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量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

追出去送周恩来。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

“总理……”

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品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着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做。”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抵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走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向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

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褶皱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着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

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

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

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呵……”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

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

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2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着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